

<<午夜追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午夜追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11390414

10位ISBN编号：7811390418

出版时间：2008-4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杨老黑

页数：21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午夜追魂>>

内容概要

在普通人眼里，刑警及他们的工作既神秘又富于惊险和刺激。然而，刑警也有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……作者正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，讲述了大案队队长、普通刑警、刑侦技术员等小人物的日常工作和普通生活。

<<午夜追魂>>

作者简介

杨老黑，本名杨永超，安徽亳州市人，1987年参加公安工作，先后任刑事技术员，侦查员，秘书科长，县公安局副局长等职。

先后经一届全国儿童文学青年作家讲习班，公安部第二届公安作家班、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高级作家研讨班学习。

系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美协会员。

已出版 作品《少年秦始皇》、《糟糕市的怪怪事》、《猎犬和它的主人》、《第八探组》、《JJ行动》、《阿皮乡村奇遇记》、《野猪出没的山谷》、《杨老黑少年侦探小说系列》等。

作品多次获奖，中篇小说《枪》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一等奖，《刑警四题》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二等奖，《午夜追魂》获全国第三届侦破小说最佳悬念奖；童话《地丁婆婆》获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会创刊三十周年佳作奖，童话《星星蛋》荣获首届“新学纪公民”，儿童文学联合征文佳作奖，两度荣获冰儿童文学新作奖，荣获首届《儿童文学》杂志社基金奖，《第八探组》卡通提纲获中央电视台首届动漫创意奖等。

作品被多部文学选集选载。

<<午夜追魂>>

书籍目录

刑警四题二胡模范中队从警日志午夜追魂雪疑枪

<<午夜追魂>>

章节摘录

插图：刑警四题老绵好个老绵，看他那模样，熊瞎子一尊，胖娃娃脸一张，毛扎扎络腮胡子一片，行走坐卧举手投足一副腴腆相。

看他做事，不紧不慢，悠然二八板。

其实，真正体现绵字精神的是那股韧劲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他一认头，不弄出个子丑寅卯来绝不罢休。

有一阵子，K市长途汽车站扒窃成风，造成车站混乱异常，着实令人头痛。

老绵出马，单人一个，马虎帽一戴，破大衣一穿，在车站门口摆起烟摊，坐抓扒贼，这一摆下来竟是半年，几乎把K市的扒贼捕了个精光。

老绵是大队里第一逗，大队里只要老绵在就笑声不断。

老绵有句名言：“不会吃喝嫖赌不是好刑警。”

并有解释：吃，足行千里，吃遍万味，风尘仆仆，奔波劳碌也；喝，酒过五巡，不耽误逮人，刑警机智过人，随机应变；嫖，只要思想正，不怕腴碰腴，思想坚定，不怕腐蚀也；赌，赌注命一条，国家全报销，舍身弃家，侠骨义胆也。

这四点，老绵做得最好的是喝酒。

老绵好饮酒，日日不辍，坐则花生米酱蚕豆，美美烧一壶老酒，行则怀揣小酒瓶——一个半斤盐水瓶，高兴时咕咚一口，热热的带着体温，时时刻刻过酒瘾。

我们队长姓铁，大伙叫他铁队。

铁队有铁令，工作时严禁饮酒，唯老绵例外。

铁队每天派工，多不派老绵，不是不用老绵，用着他的时候没到。

队里眼下就有个夹生案。

夹生案，刑侦习惯术语，意思指办案过程中由于审讯取证捕人诸环节的某部分出了漏子，造成案件进退两难，起诉不了又放不了人的尴尬局面。

这夹生案多是那些毛头小刑警办的。

小刑警满腔热忱，积极性高，急于求成，可办事毛糙，案件一旦夹生就没招了，就得老刑警上，给他们擦屁股。

这是一盗窃案件，案情很简单，一个个体户多年积蓄的五万块钱丢了，怀疑他女婿，理由是有一段时间，女婿帮他做生意，知道放钱的地方。

既然怀疑某人就把某人叫来。

案件是由几个警校刚毕业进队不久的小伙子问的，也很难说在审问时没动手动脚，反正没几下子，嫌疑犯青瓜交代了钱是他偷的，并交代了藏钱的地方。

几个小伙子初战告捷，心情激动，填张表将青瓜扔进看守所，便火速搜取赃款去了。

这一取赃发现了问题，把青瓜交代的所有地方搜尽了，竟没有发现赃款。

再把青瓜提出来审问，情形大变，一夜号房大学，青瓜从同号中学得了对付侦查讯问的经验——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他小子宁死也不认账了，并且连续写信投诉检察院，控告办案人员对其毒打摧残，捏造假供云云。

检察官三番五次来大队，核对审讯情况，查的铁队大为光火，可是没办法，没有找到赃款，仅凭口供不能定案。

“干脆放了，你我两家也省麻烦。”

”检察院纪检科长老纪说。

“不行，绝不能放纵了这小子。”

”铁队脑门子发亮。

“可是，你们又没办法！”

”老纪说。

“我们有老绵。”

”铁队说。

<<午夜追魂>>

老绵领命，接过案卷。

老绵一天上看守所去一趟。

夹个破包，手里端着个紫砂壶，怀里揣着个小酒瓶，审讯室里坐定，喝一壶茶，弄一口酒，燃上一支烟，看一眼对面坐着的青瓜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“你讲讲作案的整个过程。

”“我没作案，我冤枉。

”青瓜道。

“那好，把你那天的全部活动经过叙述一遍。

”青瓜又重新讲述。

老绵听完也不吭声，又喝酒，吸烟，然后接着问，还是老一套，一字不改。

我给老绵打下手。

我坐不住了，心想这样问下去，哪有头呵。

老绵看出来我的不快，说：“小杨，你别急，这事早呢，下次带本小说来。

”接着又一个回合开始了。

如此，头一回激战双方备无伤亡，倒是老绵茶没少喝，整整两暖瓶，烟也没少抽，烟头扔了一地。

临走时，和所长吴胖子打个招呼，吴胖子就可着脖子向伙房诈唬：“当班的，下午多烧几壶茶。

”吴胖子知道老绵的脾性，只要他一黏糊上案子，准得月把半年的。

第二天，我真带了本小说，尽让老绵和青瓜磨舌头。

老绵又如法炮制，喝茶，饮酒，抽烟。

给青瓜一个命题，然后静听他陈述。

审问者和被审问者，一问一答，二问一答，直至四眼相对，视而无语。

老绵沉静自如，若无其事，青瓜顽固不化，坚如磐石。

但各自都在盘算着对方，这情形就如狭路相逢的猫鼠瞬间对峙，一个想的是怎样逃脱性命，一个想的是从哪个部位下牙。

一段很长的时间。

老绵说：“送犯人回号。

”我把青瓜押回号里。

老绵吩咐我：“有眉目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明天下乡。

”我诧异：“青瓜可一个犯事的字也没说。

”老绵说：“他说得够多了。

”我心怀不解地跟老绵下乡，重新勘查盗窃现场。

我发现老绵看得极细，问得极细。

我们俩前后三天原封不动地过了一遍青瓜的生活。

回到家来，老绵问我怎么样。

我想说什么怎么样，但将语来语之间却翻然醒悟，青瓜三天生活实况和卷中记载的他重复数遍的叙述竟然矛盾四出，而这些矛盾又是微不足道毫不显眼的，但老绵在审讯的过程中早已洞察明晰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，不可不信。

掌握了一定的矛盾，或一定的证据，其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犯罪分子铁嘴钢牙的钥匙，或曰具有了突破犯罪分子心理防线的炸弹。

第二火开始，老绵备足充分的烟酒，也备好了足量的炸药。

老绵把青瓜从号房提出来带到刑警队办公室，展开一场鏖战。

自早上八时接上火，老绵一刻不停地向青瓜发问，日夜不息。

老绵吃饭，让青瓜吃饭；老绵喝水，让青瓜喝水；老绵凉水洗脸，也给青瓜洗脸；老绵不睡觉，青瓜也甭想打一下瞌睡。

老绵说这一火叫文火炖猪头，不怕熬不烂。

青瓜开始时还满不在乎，以为这老酒鬼又在耍什么花样，后来，老绵将炸弹冷不丁时不时地抛出，不经意间把青瓜炸了个魂魄出窍。

青瓜方寸大乱，渐渐地面色发白，汗水淋漓，椅子已经坐不稳了。

<<午夜追魂>>

老绵面带惬意，咕咚一口小酒，再长长地喷两串烟圈儿。

青瓜横下一条心，死不开口。

第三天晚上青瓜受不了了，这分明是拿他穷开心，猫逮住耗子不吃净捉弄。

青瓜红肿一双水汪汪的怪眼，咬牙切齿，跳起来向墙上撞去。

我大惊失色，急着要上前拦阻。

老绵一把将我按住，依旧稳坐如钟。

咚，青瓜歪倒在墙根，就像一只死狗。

我的心忽一下提到桑子眼。

心想完了，完了。

正在这时，青瓜细弱如蝇的声音凉得我差点跳起来。

“我交代，我全说……”我们按青瓜的口供，我出了他埋在地下的脏款五万元。

人赃俱在，铁证如山。

铁队将结果告诉老纪。

老纪说：“好个老绵。

”事后我向老绵请教：“你不怕他撞死？”

”“火候，火候，这就是火候，他不是真撞。

”老绵说，又反过来问我：“你们《犯罪心理学》上怎么说？”

”“这一章得由你来写。

”我说。

老绵并不是总这样心平气和，动怒的时候也有，极例外。

惯窃贼首侯皮精心策划，指使手下喽啰深夜挖洞钻入市医药站仓库，盗窃贵重中药材；总价值二十多万元。

也该这伙鸟人倒霉，作案得手后逃离现场，原路从洞口钻出时，正遇夜巡而过的孬脸，几个毛贼未及反抗，三拳两脚被孬脸制服，押到刑警队审讯，乖乖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。

侯皮被传到刑警队。

侯皮曾经三进宫，狡猾多端，死活不承认与此案有牵连。

又是一个枣木疙瘩。

老绵披挂上阵。

老绵连施迂回审读术、突然攻击术、心理攻坚术皆瞎子点灯白费蜡。

他盯着侯皮左看右瞧，心中暗骂：这熊样的还挺黏糊，可能黏糊过我老绵吗？

于是他又使出炖猪头的绝招来。

这一熬就熬了三天三夜，猪头不但不烂，且越发筋道——侯皮眨着小眼睛，精神头十足。

审讯室火势越来越旺，气氛越来越浓。

又两天两夜下来，毫无结果，对峙的两人仿佛两头咬红眼的怪兽，皆已疲惫不堪。

老绵头昏脑涨，两耳轰鸣，人整个瘦了一圈。

侯皮鼻血滴流，面色死灰，如死驴卧地。

“日你八辈祖宗的……你到底交不交……”大概老绵已达到煎熬的极限，呼的跳起来，抓起一根电线插头要往侯皮嘴里塞。

“不要刑讯逼供！”

”侯皮纹丝不动，强抬一下软塌的眼皮，挑战似的刺一眼老绵，牙缝挤出一句话。

老绵一愣，释然一笑：“好，你提醒得好。

”扔掉电线插头，搬过一把藤椅，噗的一声朝侯皮头上一套，一屁股坐上去，从怀里掏出酒瓶来，咕咚一口略带唱腔道：“我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啥时交代哟个哟我啥时起！”

”椅子下一阵沉默。

半晌，椅子下说：“你起来吧，我全交。

”你怎么还是交了？

”我探寻侯皮心理。

<<午夜追魂>>

“他妈的怕是疯了。”

”侯皮心有余巨地说。

老绵最拿手的一招是“发动群众”，也叫“群众路线”。

刑侦方针四条之首。

老绵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，农村有了特大案件，多以老绵为专案组长，进驻农村工作，老绵乐此不疲。

老绵一身八三式旧警服，领头袖口都洗得发白了，肩章、符号、标志全部省略，衣襟敞开扇着，袖子捋到肘弯，大裆裤松松塌塌，一高一低挽着两个裤脚，田间地头一蹲，就要和老乡们拉呱。

卖瓦盆的拉车——一套一套的。

两句话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。

群众都把他视作自己人，喊他绵队长。

K市某行政村村长突然被人杀死在床上。

此案发生后，立即引起市委、市政府的极大重视。

农村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，农村基层干部越来越难当，基层干部家的青苗被拔，树皮被刮，草垛被烧之类的事时有发生，现在居然又发展到行凶杀人，绝不能让这类报复基层干部的案件抬头。

市委、市政府对铁队下令：“尽快破案，严惩凶手。”

”但案件是那么好破的吗？

村长一上午都在地里干活，下地回来后，吃过中午饭就躺在院外的凉床上睡觉，等一大早就外出看闺女的老伴赶回家，推开院门一看，老头子已脑瓜开瓢，一命呜呼。

现场没有发现遗留凶器；也没有现场作案目击者，从因果关系上排查嫌疑人，发现村长是个出名的老好人，也是个十足的老滑头，从不得罪人，别的村村长催粮款，收提留，追着爷们小媳妇结扎戴环，整日个诈诈唬唬，又蹦又跳，他却一概不管不问，广播上王作布置下去就算了事，制什么程度一切顺其自然，至于上头追查下来，顶多一个撤职，他也不在乎。

仇杀完全排除。

财杀，老村长不掌实权，不问账目，全靠自家二亩地，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头牛，如今还拴在院子里。

情杀，老村长不嗜烟，不嗜酒，更不近女色，五十多岁的汉子和老伴分床已近十年，这方面也没有可能。

那么……铁队长亲自带领两个分队，二十多员大将，在行政村扎营安寨，立锅起灶。

白日访夜晚查，全村四十多户，五百多口人，人人见面，逐一过筛，整整折腾半个月，竟没半点有意义的线索，甚至连一些能给破案带来某种启示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得到。

大伙很苦恼。

苦恼的个中原由是破案的条件越来越差，因为根据案情判断村长被害的时间是中午十二时左右，这正是村民干完活从地里返回村子的时候，应当有人能听见死者呼叫，或者看到凶手行凶，最起码也应有人看到案发时谁在村长院外走动，但全村的人回答都是三个字：“不知道”、“没看见”。

这里显然有个看到不愿说或不敢、说的问题。

也难怪，如今好人怕坏人，家中二亩田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谁也不愿多惹事。

又到用着老绵的时候了。

老绵一身下乡干部打扮来到现场。

“今儿听你的。”

”铁队说。

“听我的都请回。”

”老绵瞥一眼大伙慢板细蹦地说，“你们个个横瞪眼歪戴帽，腰里揣个盒子炮，把全村的人都搂进网，村民有戒心。”

”“有理！”

”大伙立即收拾铺盖，打道回府。

大家正巴不得呢，你老绵牛皮，看你到底能尿多高。

<<午夜追魂>>

老绵独个住下来。

第一天，老绵帮村人犁了一天地。

第二天，老绵撵了一天兔子。

第三天，老绵喝了一天酒。

两天下来大家混熟了，乡下人又直爽，现成打得的兔子肉用红炉小锅煨了，请老绵喝两盅。

老绵喝了众人的酒，深感不过意，又反过来做东，请大家喝，中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直喝到明月斜挂，老绵才说告辞了，众人说欢迎常来，也不远送。

第四天，老绵回到大队。

铁队问有头绪了？

老绵点头。

于是铁队立马召开案情分析会，大伙满满坐了一屋子，听老绵谈情况。

老绵说我先给大家出两个谜语。

其一，一头粗一头细，腿岔晃里玩把戏。

其二，撇着腕朝里送，龇牙朝外拔。

大伙儿正儿八经，开动脑筋思索，思思想想无味不对。

朝那××上一联系，哄堂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台，眼泪鼻涕横流。

大伙说：“绵哥，精彩！”

这一笑，给铁队笑懵了。

铁队细里一想也忍俊不禁：“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全端上桌来了。”

铁队又气恼又忍不住笑说，“你酒没醒吧！”

“一点没醉，”老绵一本正经。

大伙又笑。

铁队没笑，或许老绵有理。

精彩之处正在其中，这两个谜的谜底一是臼头捣米，一个是井中打水，和整个案件有联系，立即给人这样一个联想：村长是人用臼头打死的，而臼头又抛进了井中。

“我建议对村子里的所有水井进行打捞，寻找凶器。”

老绵抖出谜底。

大伙不笑了。

接下来的工作很简单，杀人的凶器臼头和血衣很快从一眼深水机井中打捞上来，然后以物找人，很快把杀人凶手找了出来。

老绵猛然闻很显苍老，头发稀疏不整，胡子也花白了。

老绵变得越来越沉默，常常一人闷坐在一旁，不声不响地抽烟，一坐半晌，老绵虽是个快乐脾气，可他的家庭情况着实令他笑不起来。

老绵的老家在淮河边，有一年淮河水泛滥，老绵的父母和房屋被大水冲走了，因淘气带着小弟上树掏鸟窝的老绵有幸保住了小命。

滔滔黄水中老绵一手搂着小弟一手抱着树干，三天三夜，大水退后下树来，就成了孤儿。

老绵十八岁时，被带兵的相中了，带兵的委托公社照顾好他弟弟，他就穿上军装进了西藏，在西藏一蹲就是十四年。

十四年中只探了三回家，一回给自己娶媳妇，二回给弟弟娶媳妇。

三回是老婆生孩子，其他的探家机会全让给了别人，为的是节省开支还欠债。

财不旺人旺，老绵嫂子一连给老绵生了三个儿子，老绵想要个闺女，老绵嫂子说天天边都挨不着你，昨生？

老绵背包一打就转业了，转业分到公安局，案子一忙；跑南跑北，生闺女的事也给耽误了。

局领导考虑老绵的实际困难，一下子解决四个农转非，全家进城，老绵才算过上几天热汤热饭的日子，可生闺女的事上边又不允许了。

老绵的困难是从儿子长大开始的，三个破小子，春后柳梢子似的猛蹿，单吃饭一天就是五斤面，更不用说穿衣、学费、零花钱，家中一切用项靠老绵一人工资，日子日渐吃紧。

<<午夜追魂>>

路滑偏逢连阴雨，乡下突然传来噩耗，弟弟在一次施工中被大夯砸死，老绵又背上了弟媳侄女三口的重负。

老绵无奈，开始苛刻自己，烟量从一天两包降至一包，质量从五块钱一包降至五毛钱一包，酒量一天半斤降至二两，质量从大曲降至白干……老绵工资分文不少地交给老绵嫂子，出差补助、午餐补贴暗中则给了弟媳。

真正使老绵发愁的是儿子的就业问题。

大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。

他的同学中有能耐的考上大学走了，没能耐的老子有能耐上人事干校，自费大学，委培大学也走了，自己没能耐老子没能耐的单位效益好也顺顺当当安排了，就他妈的公安没头绪，单位既不能乱进人也不能搞委培，只能走当兵一条路，退伍时再以地方编制进公安局，到派出所交警队当个巡警值岗员什么的。

好在老绵有老战友，儿子没费劲当了兵，三年退伍后形势变了，公安局一概不准进，明的理由是政策不准许，内中原因是领导的小孩早已安排妥当，一般干部备家自扫门前雪吧。

朝哪扫，他奶奶的，儿子不是垃圾，说扔就扔，一个大活人总得给个吃饭的路。

老绵东打听，西探寻，旮旯缝里找路子，全家勒紧裤腰带省口粮，省出钱，挨家挨户送礼，陪着小心说好话，可庙求遍了竟没有神显灵，老大就这样给耽搁了，最后随便由安置办安排到一个小厂，名誉上有工作，其实工资分文没有，一年还要交百元挂名费。

<<午夜追魂>>

编辑推荐

《午夜追魂》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<<午夜追魂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